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书系
付秀莹 主编



空椅子

东君 著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书系

东君 著

空椅子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空椅子 / 东君著. --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8.8

(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书系 / 付秀莹主编)

ISBN 978-7-5171-2883-0

I . ①空… II . ①东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76109 号

责任编辑: 李 岩

责任校对: 宫媛媛

责任印制: 佟贵兆

封面设计: 仙 境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4.5 印张

字 数 182 千字

定 价 42.00 元 ISBN 978-7-5171-2883-0

序文

●付秀莹

猛虎嗅蔷薇，或者密林里那些身影

作为同行，当我面对这一套“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书系”的时候，心里既有感佩，亦有骄傲。这些当代作家中的佼佼者，他们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学现场，以他们的文字，以他们对时代生活的深刻洞察、对复杂人性的执着追问，以他们对小说这门艺术的理想追求，抵达了这一代人所能够抵达的高度。作为女性作家，当我面对这些男性作家作品的时候，心里既有惊诧，更有震动。相较于女性，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是如此的不同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他们的视野更加宽阔，更加辽远。他们的姿态更加从容，更加镇定。有时候，他们也犹疑，彷徨，踌躇不定，他们在那些人性的罅隙里流连，张望，试图从习焉不察的细部，窥见外部世界的整体图景。然而更多的时候，他们是自信的，确定的。他们仿佛雄鹰，目光锐利，势如闪电，他们在高空翱翔，风从耳边呼啸而过。山河浩荡，岁月绵延，世界就在他们脚下。

在读者眼中，李浩或许属于那种有着强烈个性气质的作家，具有鲜明的个人标识。多年来，李浩近乎执拗地致力于小说艺术的探索，建构起独属于自己的艺术王国。他是谦逊的，又是孤高的，貌似温和家常，其实内心里饲养着野生的猛兽，凶猛而傲慢。

他是野心勃勃的小说家，不甘于通达却庸常的大路，深山密林的冒险于他有着更大的诱惑。

同为“河北四侠”，刘建东则属于藏在民间的高手，大隐于市，是另一种不轻易露相的“真人”。低调，内敛，甚至沉默。他深谙小说之道，是得以窥见小说堂奥的有幸的少数。以出道时间计，刘建东成名甚早。对于创作，他是严苛的，审慎的。他只肯留下那些精心打磨的宝贝，他绝不允许自己有半点闪失。从这个意义上，他是悲观的吧。时间如此无情，而又如此有情。大浪淘沙，总有一些东西终将远去。

骨子里面，或许叶舟更是一个诗人。他在文字里吟唱，醉酒，偃仰啸歌，浪迹天涯。莫名其妙地，我总是在他的小说深处，隐约看见一个诗人的背影，月下舞剑，散发弄舟，立在群峰之巅，对着苍茫天地，高声唱出心中深藏的爱与哀愁，悲伤与痛楚。叶舟的小说有一种浓郁的诗性的气质，跳跃的，不羁的，沉迷的，有时候柔肠百转，有时候豪气干云。

从精神气质上，或许胡性能与刘建东有相通之处。他不张扬，不喧哗，在这个热闹的时代，他懂得沉默的珍贵。他的作品也并不算多，却几乎篇篇锦绣，字字留痕。大约，他是爱惜自己的羽毛的吧。他从不肯挥霍一个小说家的声名。生活中的胡性能是平和的，他只在小说里暴露他与世界的紧张关系。他是复杂的，正如他的小说，又温和又锋利，又驳杂又单纯。

刘玉栋则显然具有典型的山东人的精神特质，沉稳，有力，方正而素朴。他以悲悯之心，注视着大地上的万物。他的文字里饱含着深切的忧思，对故乡土地的深情，对前尘往事的追念，对人间情意的珍重，对世道人心的体察，他用文字构建了一个自足

的精神世界，他在这世界里自由飞翔。小说家刘玉栋飞翔的姿势耐人寻味，不炫技，不夸耀，却自有动人心魄的力量。

广西作家群中，田耳和朱山坡是文学新势力的优秀代表，同为七〇后一代，田耳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小说家的敏感气质，外部世界的细微涟漪，都有可能在他内心深处掀起惊涛骇浪。他看着那浪潮起起落落，风吹过来，鸟群躁动不安，俗世尘土飞扬，一篇小说的种子或许由此慢慢发芽，生长。他期待着与灵感邂逅时的怦然心动，享受着一个小说家隐秘的不为人知的幸福时光。朱山坡则一直坚持在“南方”写作。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执拗，也不打算解释自己的“偏狭”。南方经验，南方记忆，南方气息，南方叙事，构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学的“南方”。他执着地构建着自己的“南方”，也构建着自己的小说中国。这是一个小说家的自信，也是一个小说家的强悍。

江南多才俊。同为浙江作家，东君、海飞、哲贵却有着强烈的差异性。多年来，哲贵把温州作为自己的精神起源地，信河街温州系列成为他鲜明的文学地标。他写时代洪流中人心的俯仰不定，精神的颠沛流离。他在文字里仰天长啸，低眉叹息。生活中的哲贵，即便是酒后，也淡定而沉着。作为小说家的哲贵，他只在文字里喧哗与骚动。而海飞，文学成就之外，近年来更在影视领域高歌猛进，声名日炽。敏锐的艺术触角，细腻的感受能力，赋予了他独特的个人气息，黏稠的、忧郁的、汹涌的、丰富的暗示性，出人意料的想象力，看似波澜不惊，实则激情暗涌，成为独有的“这一个”。与海飞、哲贵不同，东君的写作，却是另一种风貌。他的文字浸染着典型的江南气质，流淌着浓郁的书卷味道，古典的，传统的，温雅的，醇正的，哀而不伤，含蓄蕴藉。东君

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濡染，深得传统精髓之妙。从某种意义上，他既是传统的，又是现代的。在人们蜂拥“向外”的时候，他选择了“向内”。他是当代作家中优秀的异数。

在同代作家中，黄孝阳有着强烈的探索勇气和激情，他以自己充满野心的文本，努力拓展着小说的思想疆域和艺术边界。他是不甘平庸的写作者，永远对写作的难度心怀敬畏。他飞扬跋扈的想象力，一意孤行的先锋姿态，以及由此敞开的内部精神空间，新鲜的，陌生的，万物生长，充满勃勃生机，挑战着我们的审美惰性，也培育着我们的阅读趣味。

中国当代文学现场，藏龙卧虎，总有一些身影隐匿，有一些身影闪现。无论是显是隐，他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在场者、亲历者和创造者。他们以斑斓的淋漓的笔墨，勾勒着我们这个时代复杂蜿蜒的精神地形图。或者高歌，或者低唱。或者微笑，或者流泪。他们在文字的密林里徜徉，奔跑。心有猛虎，细嗅蔷薇。

是为序。

戊戌年盛夏，时京城大热

（作者系当代作家，《长篇小说选刊》主编）

目录

第一辑

先生与小姐 / 1

东先生小传 / 27

某年某月某先生 / 51

空椅子 / 73

酒徒行传 / 91

第二辑

苏静安教授晚年谈话录 / 108

苏教授的腰 / 138

夜宴杂谈 / 174

鼻子考 / 194

先生与小姐

—

忽然想做一个漫游者。从东到西有多远，我就走多远。这是父亲去世后我唯一想做的一件事。

大哥也显老了，越来越像父亲了，头上几茎白发跟惊叹号似的支棱着。向他话别时，我无端地忧伤。窗户敞开着，北风灌满了屋子。家乡的风物，现如今看来倍觉可亲。山是可亲的，水是可亲的，花和树也是可亲的，就是家门口那株让我们父子俩闹得老大不愉快的桉树也是可亲的。那一年，我不知从哪里听说种植桉树可以赚钱，就跟林场的朋友合伙买了树苗。但父亲不允许我在家门口一带的山坡上种桉树，理由是，桉树不仅吸水，还吸肥。我不听劝阻，就把桉树种下了。不出几年，我们家门前的溪水先是变苦，后来就莫名其妙地干涸了，再后来，连周边的一些桔树和梨树都发蔫了。这桉树总算没辜负我的一片苦心，没几年就苗

壮成长，风一吹，叶子跟银币似的闪闪发光。我把长大的桉树砍掉，赚了一些钱。望着满面愁容的父亲，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，就把一叠钱放在他的床头柜上，他却分文不要。我知道，父亲一直没有原谅我这种在他看来十分愚蠢的做法。父亲总是希望我能变成一个有出息的人。但我对他说，一个人不是想有出息就会有出息的。不是这样的。父亲听了我的话，只是有气无力地吐出一个字：滚。滚就滚吧，我手头好歹有了点本钱，觉得自己满可以做一件更有分量的事，于是就出门去做生意。我被父亲说中了，我不是一块做生意的料。这三年来，我做什么亏什么，弄得心灰意冷却又不能罢手。得知父亲病逝的消息，我就连夜赶回来。那一片桉树林，现在已经变成了杂木林。大哥说，父亲虽然痛恨桉树，但他还是留下了几棵。桉树，我们家乡俗称“三年背”。大哥说，你这些年在外面背运，也许跟这门前种的“三年背”有关，不如砍个干净。大嫂说，这树留着也不碍事，三年背运不打紧，现在三年都已经过去，日子也该好转了。

临走前，我又回头看了一眼父亲的遗像。照片上的父亲穿着一件白衬衫，胡子也刮了，气色不错。父亲这一辈子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裳。临终前，大哥特地给他买了一件足够体面的白色的确良衬衫。父亲穿上之后，像是回光返照般突然来了精神，大哥赶紧用手机给他拍了一张照。二十多年前，大哥被乡里评为优秀会计，奖品就是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，这事全村人都知道。在我记忆中，那个年代的贫穷有着蓝或灰的颜色。而的确良衬衫的白显得尤为醒目，它的白不是孝服的那种白，它白得干干净净，会让人肃然起敬。大哥一直舍不得把它穿出去。挂在那儿，单是看着，便让他心满意足了。父亲去一个亲戚家吃喜酒时，倒是花了

一元钱借他的白色的确良衬衫穿过一回。那晚，父亲回来后，拍着胸脯，洋洋得意地告诉我们：这件的确良衬衫把所有的人都给镇住了。亲戚们都说，他穿起这衣服哪里还像个种地的，简直就像是一个教书先生。父亲说，那一刻，他胸口就只差插上一根钢笔了。父亲把那件白色的确良衬衫弄得满是酒气，而且把衣角也弄皱了，大哥看着煞是心疼。他还没让父亲穿过瘾就一把夺了过去，把它泡在肥皂水里，洗了又洗。大哥和大嫂谈恋爱那阵子，那件白色的确良衬衫终于派上了用场。第一次穿上它，显得很不自在，他在镜子前照了又照，揉了揉。临出门时，他忽然又若有所思地站住，趑回到镜子前，照着镜子一点点搓去耳后根那片通常容易忽略掉的污垢。看上去，他颇像一个体面的人物了。大哥出门时，父亲正扛着锄头从田间回来。父亲身上沾满了泥巴，而他却是一尘不染，这样一对照，他就显得有些不自在了。若是在城里，衣服干净的人通常会瞧不起满身污泥的人，但在我们乡下就不同了。父亲上下打量了一眼，带着揶揄的口吻说，呵，先生出来了。要知道，农忙时节，乡下人身上若是不沾几块泥巴，难保不会遭人讥诮，说他真像个先生。先生，就是站在讲台上的那种，干干净净，衣服穿得像粉笔一样洁白。

出门没几步，大哥就追了上来，把一串带有十字架坠子的项链交到我手中说，阿爹留给你的，虽说是赝品，但毕竟也是老人家的一番心意。旋即又送给我一张父亲的五寸照片，说，留着，也做个纪念，以后无论漂泊到哪里都别忘了本。照片中的父亲笑得有几分生硬，仿佛他穿的那件白色的确良衬衫仍然是借来的，随时都有可能被人讨回去。那一刻，我忽然喜欢上父亲这种很草气的形象了。

我穿过一条市声喧哗的大街，在一条巷子的摊头买了一份早餐，然后就在一张油腻的桌子前坐了下来，漫不经心地吃着。斜对面的一家商店前有五六个人正排着队，安安静静的。店门依然紧闭，他们很有耐心地等待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有几个人过来排队。他们一声不响，各怀心事。我喝完豆浆时，发现那边已排成了一条长龙。我不知道他们在等待什么。也不想知道。在火葬场，我把父亲的遗体推进那条通往火化炉的走廊时，也曾见过这样一条规模庞大的长队。

坐在我边上的一位老人举起筷子，指着那些排队的人问，瞧他们那神情，好像在等待什么好运气出现吧？另一位正在剥鸭蛋壳的女人漫声应道，嗯，他们在等着兑奖，中奖者能得到一个高压锅。老人说，我这辈子有命无运，所以从来不指望自己会碰到中奖之类的好运。女人说，你总是相信宿命，所以你这辈子只能呆在穷山沟里教书。可我偏不信，运气这东西有时候是靠自己踮起脚尖争来的。你瞧那帮人，他们如果不买商家的东西就得不到那张兑奖券，得不到兑奖券就没有中奖的机会。老人沉默了半晌说，阿爹这辈子早已经把得失放在一边了，没有得也就没有失，不是也活得很好么？女人把剥好的鸭蛋放在老人的碗里，微笑着说，你呀，清粥配蛋就知足了。

在清早，在码头边的小镇上，我无意间听到邻桌一对父女在谈论运气的话题，心里面忽然感到有些沉沉的。大嫂说得对，背三年运，也该过去了。一个人运气好，是他能把自己的气运得好。气是流动的，可运的。运气不好就是一团气乱了，没运好。而我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我转过头来，问身边这位女人，渡轮会在什么时候开过来？

女人正想答话时，老人抢先接过话问，你要去哪里？我想了想说，我要去江对岸。老人说，江对岸有两个乡，一个是菊溪乡，在西北角，一个是仙桃乡，在东北角，方向不同，渡轮不同，发船的时刻表也不同。外乡人常常坐错了地方，走了冤枉路。我们坐的是下一班渡轮，去仙桃乡那个方向。老人说了一大通话，对我来说没有多大意义，因为我此行是没有目的的。那么，我犹豫了一下问道，下一班渡轮是什么时候到？老人看了看手表说，一刻钟之后就到了。我说，好吧，我就去仙桃乡。这个匆促而又草率的决定似乎让他们微微感到有些惊讶。

我和父女俩同坐一班渡轮，而且坐的还是同排。我稍稍打量了一眼身边的老人，他的头发已是半白，脸上有一层倦怠的阴影，一身旧行头看起来很像我父亲。我们从这一带的风土人情说开去，聊了很多。老人说的虽然是普通话，但地方口音极重（因为山海悬隔，仙桃的方言跟我们那儿还是有些不同，但我仔细听的话也能听懂七八成）。老人说，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去城里，走了一圈，看看那些鸟笼似的楼房，看看那些拥堵的汽车，让他不免有些失望。他说自己还是喜欢乡村的生活，即便是鸡屎牛粪的气味都比汽车的气味好闻。女人接过话头反驳说，那是因为你自已不会坐车，早些年听到车票两个字都会发晕，少见。但老人还是以一种上了年纪的人所特有的固执数落城里人的不是，说城里人见了面就问“最近在哪里发财呀”，现在连乡下人也学着说了；说城里有一种发廊，地上是没有一根头发的，那些穿得很少的女孩子背着乡下的父母都不晓得在干什么事；还有一些做父母的，常常把女孩子送到一个地方，就是为了让她们学会一件事：踮起足尖，撩起短裙。女人撇撇嘴，打断他的话说，那是跳芭蕾舞，你不懂

的。父女俩仿佛总有一些可以争论的话题。但他们的争论是温和的，带有玩笑的性质。

舍舟登岸，还要坐车走二十多分钟的盘陀路才能抵达仙桃乡。山是愈转愈深。先是四个轮子的车不见了，代之以三个轮子的机动车，再后来，连三个轮子的车也稀少了，只有两个轮子的脚踏车和板车。车慢下来了，天上的云朵也慢下来了。老人坐到一半多路程，忽然叫司机停车，说他晕车，宁可徒步回去。女人要陪他同行，老人挥手说不必了，让她只管带行李走，剩下只有一里多路，他很快就会赶上的。我望着老人手中的一个黑色尼龙袋说，我帮你拎着吧。老人却下意识地吧袋子直往怀里掖。我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宝贝物什，也不敢过问了。老人下车后，我与女人挨得更近，话倒是少了。

车子很快就到站了，我帮女人把行李提到一个路边的小站。女人向我道了声谢，可我没有要走的意思，我说，我还是陪你等一会儿老人家吧，反正我也没什么事。女人从一个小包里掏出一盒烟，抽出两根，给我递上一根。我们一边抽烟，一边说着闲话。她的面孔在一缕细小的烟雾中飘动，有一种别样的韵致。女人忽然问我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说，在那个码头小镇上吃早餐的时候我仅仅是想到江对岸去，到了这里，我却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了。女人吐了一口烟说，你很快就会厌恶这里的一切，就像你厌恶某个曾经被你睡过的女人一样。这个比喻有点粗俗，但我喜欢她用一种满不在乎的口吻说出来。说话间，她又给我递来一根烟。我们继续抽烟，继续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。不知不觉间，我们抽完了七八根烟。我正待去斜对面一间小卖店买烟时，看见老人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山路的拐角处。女人迎了上去，把老人扶住，然

后转身对我说，反正你也没什么要紧的事，不如去我们家坐一会儿，顺便也帮我们扛一下行李吧。经她这么一说，我忽然想起来，有一件重要的事原本是要去做的，但我竟给忘了。现在，看着天上飘来飘去的浮云，我又觉着这件事已经不再重要了。

从城市跑到这里，天空地也阔，身心得了大自在，一下子就活泛起来。我扛着一个旅行包，随同父女俩步行来到一座村庄。这座村庄，女人说，叫苏庄。苏庄是个古村落，那些老房子，随便哪一堵墙都有上百年的历史，古旧气重。从树丛中露出的石头，被阳光涂成了桔黄色，远远看去如同秋天饱满的果实。进了村庄，拐过一座娘娘宫，跨过一座桥，就看见一栋三层小洋楼。女人说，这就是我家了，跟你一样，我也是第一次进新家，呵，回家的感觉真好，就像是把冻僵的双脚放进了被窝。我看了看小洋楼，又看了看女人，心里微微有些惊讶。她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？一个富婆？一个被大老板包养的二奶？

进屋，里面的大厅很宽敞，像树荫一样散陈着一股凉气。再进厨房，里面居然还有一个老式的灶台，上面供奉着灶神，旁边却另起一个煤气灶，还支着一个崭新的高压锅。看样子，那个老式灶台只是个摆设，没有实用功能。女人给灶神上香时，忽然问我，你可晓得这天底下哪位神仙的庙最小？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，当然是灶神的庙最小。女人带着浅浅的笑意说，你答对了，灶神的庙最小，但供奉的人却最多。我说，现在家家户户都用煤气灶、电磁炉烧菜了，谁还会像你这样供奉灶神？女人说，在我们这里，人们虽然用上了电气化的灶台，但他们依然要供奉灶神，依然称灶神为镬灶佛。

中午时分，女人烧了几个颇有乡间风味的小菜招待我。我尝

了几口，夸她荤素搭配得好，厨艺不错。饭吃到一半，女人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问我，说了半天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我把身份证递给她看，她笑了笑说，你的名字跟你的样子一点儿都不像。我不知道自己在她眼中究竟是怎么一个样子。我也顺便问了一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女人说，我叫苏红。又指着老人说，我父亲是位刚刚退休的乡村教师，你就叫他苏老师吧。苏老师突然停止咀嚼，静静地看着我，以示礼貌。这位乡村教师的身上带有一种竹子的气息。

吃过饭后，苏红说，反正你也没有什么去处，就在我家住上几天吧。我转头瞥了一眼苏老师。苏红对父亲说，他要在我们家住上几天，可以吧？

苏老师的回答是：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

事实上，苏老师的回答是模棱两可的，看得出来，他对陌生人保持着一种必要的警惕，但表现出来的，却是一种“不亦乐乎”的态度。苏老师吃完饭，转身去了自己的房间。我打了个饱嗝，向苏红提出，我们是否可以出去散一会儿步。苏红说她有些累，也想睡个午觉，但她随即又吩咐我说，你出门的时候，左邻右舍若是看你一眼，你不要上去跟他们搭话。我问，这又是为什么？苏红说，人人都说远亲不如近邻，其实在我们这个村子，邻里之间的关系往往并不怎么友善。自从我家要盖这栋小洋楼，左邻右舍就老拿房屋的四至问题到乡政府说事，跟我父亲免不了口舌之争。自此之后，我父亲跟邻里之间很少说话，要不，他怎么会说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

我出门的时候，并没有人跟我打招呼，我也没有跟他们打招呼。我绕着这个村子走了一圈，然后就在溪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。

风吹过来，干干净净的，没一点尘土。一只鸟在人的影子里，啄食着地上的虫子，一点也不惊慌。我坐在溪边，默数着砾石浅滩上细小的游鱼。

过了许久，苏红沿着河堤走过来，说是要带我去后山看看。苏庄是著名的竹乡，后山就是一片竹海。我们行经的那条路就叫竹林路。这是县里面特地为竹乡风景区开辟的一条旅游路线，在苏庄，竹林路是唯一一条笔直、宽阔的水泥路，它蜿蜒到竹林深处一个半月形的湖泊。苏红像导游一样向我作了介绍，并且告诉我，过些日子，山那边的隧道打通之后，旅游观光车就可以从国道线下来，直入竹林路，看苏庄竹海就更方便了。我说，这里的人居有竹，食有肉，过的可是惬意的日子。苏红指着半山腰的竹舍说，你去问问他们，就知道这日子到底过得怎么样。说话间，一些竹农正扛着削掉枝丫的竹子，迈着八字步，从山上下来，嘴里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；还有几个竹农用竹笃子支撑着竹子，站在石阶上歇口气。我从他们身边经过时，他们只是不经意地打量我一眼。对他们来说，外边的人打老远的地方来这块穷山沟看竹子，简直就是吃饱了饭没事干。这个时节，别处的山都显现出枯瘦的样子，唯独这里还保持着丰腴的青色。穿过竹子形成的绿色拱门，再往前行，眼前豁然开朗，漫山遍野都是各种各样的竹子。有茅竹（宜做缆绳），有苦竹（宜做撑篙），有淡竹（其叶可入药）。这些小常识都是苏红介绍给我听的。还有一种竹子，很奇妙，看起来是圆的，摸起来却是方的。这就像是一种外圆内方的性格。苏红说，你上去摸一下。我伸手试着摸了一下，竹子果然是方的，但方中又带点圆润。城里人跑到这里，通常喜欢摸摸这里的方竹，说是有点意思。而且，苏红说，我发现，喜欢摸这方竹的，大都